

紫百合

著

Ming Gong
Tian Xia

明 宮 天 下

明宮天下

锦·衣·明·月

壹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明 宮 天 下

壹

锦·衣·明·月

明宮天下

紫百合 著

Ming Gong
Lian Xie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宫天下 1 锦衣明月 / 紫百合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585—6

I. 明… II. 紫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71175 号

责任编辑: 杜东辉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纸上工坊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20

版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72 千字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明宫天下

目录



楔	子	一夜情缘 / 1
第 一 章		君系何人 / 6
第 二 章		风雪邂逅 / 14
第 三 章		情愫暗生 / 22
第 四 章		似曾相识 / 30
第 五 章		眉妃之死 / 36
第 六 章		花街柳巷 / 43
第 七 章		蛇蝎贵妃 / 49
第 八 章		刺杀皇后 / 56
第 九 章		同床共枕 / 64
第 十 章		谁是真凶 / 73
第 十 一 章		仇人相见 / 81
第 十 二 章		刁蛮公主 / 88
第 十 三 章		君心难测 / 96
第 十 四 章		狼狈为奸 / 105
第 十 五 章		夜探王府 / 114
第 十 六 章		真情假意 / 122
第 十 七 章		夜色迷离 / 130
第 十 八 章		显武将军 / 138
第 十 九 章		人间地狱 / 147

第二十章	笙歌艳舞 / 155
第二十一章	弥天大祸 / 163
第二十二章	废储风波 / 171
第二十三章	高手过招 / 179
第二十四章	新年礼物 / 188
第二十五章	星宿异象 / 195
第二十六章	宫闱毒计 / 202
第二十七章	厄运连环 / 210
第二十八章	肌肤之亲 / 220
第二十九章	双姝夜话 / 229
第三十章	醋海波澜 / 239
第三十一章	乱点鸳鸯 / 246
第三十二章	神戒再现 / 254
第三十三章	大闹寿筵 / 263
第三十四章	参商永隔 / 271
第三十五章	初定之礼 / 280
第三十六章	张府佳人 / 287
第三十七章	奸妃谏语 / 295
第三十八章	春宵诀别 / 305

楔子 一夜情缘

清晨的微光透过高档五星级酒店的咖啡色天鹅绒落地窗帘的间隙，与半透明亚麻织锦条纹的白纱交错，肆无忌惮地扫射进来，落地窗旁那一排光泽细腻的真皮沙发前，站着一个几乎全身赤裸的妙龄少女。

她茫然地站在硕大的房间中央，眼神不经意之间一掠，立刻看见乌木茶几上搁置着的一个精美的钱夹，它很厚实，封口半敞开着，里面隐约可见现金支票的边角。

茶几上除了钱夹，还有一张酒店的便签条。

她不由自主地快步走过去，看到便签条上的字迹，两道纤细柔美的柳眉立刻紧皱起来，她瞪大了眼睛，一把抓起那张便签条，瞬间将它揉成一团，远远地将它扔在地毯上。她身上包裹的白色浴衣顺着身体滑下，将她曼妙的身姿完全展现，空间里微凉的温度让她顿时不寒而栗。

——他这是什么意思？

此刻她脑子里乱成一团，完全没办法思考，更没有办法像平常一样镇定，在酒店的房间里赤身裸体固然荒唐，但这种荒唐与今晨的惊讶相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，完全不值一提。

“叮咚——叮咚——” 房间外有人在按门铃。

苏挽月闭着的眼皮轻轻抖了抖，强行睁开眼睛，却并没有做出回应。

“叮咚——叮咚——叮咚——叮咚——” 来者竟然锲而不舍。

她不得不从紊乱的思绪中将自己抽离，从地上捡起那件浴衣，赤着双足向门口走过去，一把拉开房门。

门外赫然站着两名警察，一男一女，各自表情庄严肃穆。

男警察一个箭步冲了进来，眼光锐利地四处逡巡，仿佛在寻找猎物；女警察年纪看起来也不太大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却充满了杀气，眼神直勾勾地扫过苏挽月的头发、眉毛、脸蛋、颈项，以及她裸露的胸口和小腿。

“小姐，请出示身份证。我们接到举报，这间酒店有人从事非法活动。”女警察很淡漠地开口。

身份证？苏挽月的头有些疼，她的身份证在哪儿？应该是在随身携带的包包里。可是她的包呢？她火速回头去看，卧室空空荡荡，除了一件连衣裙和散落的内衣，再找不出任何私人物品来。

苏挽月暗自叫苦，她的包呢？

“我……身份证不见了！”她抬头如实对女警察作答。

“不见了？怕是以前备过案子挂过号吧？”女警察的态度立刻变得冷厉起来，“做你们这一行的，能不能有点新的说辞？当我们都是傻瓜吗？”

“我们做哪一行的啊？”苏挽月脑子一时还没转过弯来。

“别以为人已经走了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！”男警察这时候已经从房间里踱步出来，眼神里带着明显的鄙夷之色，“今年几岁？做了几年了？没带身份证是吧？你跟我们走一趟，去局里做个笔录，把昨晚的情况说说清楚！”

苏挽月隐约有点明白过来，这两个警察显然不是普通的户口调查员。看他们的眼神和态度，莫非把她当成了——失足妇女？！

OH MY GOD！

“我不是那种人啊，我是T大的学生！”苏挽月一醒悟之后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急忙解释，“我可没有做过违法的事啊！”

“那这是什么？”男警察眼睛里快喷出火来，他左手掂起那个厚厚的钱夹，右手展开一个小小的纸团，冷着脸说，“你不会告诉我，这张纸条是你自己写的吧？”

纸条！

苏挽月脑子顿时蒙了，那张让她无限郁闷的纸条！刚才为什么不一把

将它撕掉？没想到，此刻竟然成为警察手里坚定有力的证据，足以证明她早已沦为“失足妇女”中的一员！都怪那个自以为是混账男人！他竟然厚颜无耻地在便签条上写：“谢谢你昨晚的陪伴，现金支票请收下，我会永远记得你……Alexander. Su。”

——他，竟然把她当成那种女人？！这未免也太坑爹了吧？

想起昨晚的遭遇，她就忍不住悲从中来。

苏挽月上初三的时候，父亲的生意亏得一塌糊涂，母亲又生病要长期喝中药，她从那时候开始就体会到了人情冷暖，由于家境骤然变化，每天晚上，只要学校没有晚自习课，她就会“勤工俭学”到学校附近的夜市去打工挣钱，卷着袖子在T大附近的夜市卖红豆饼。生活的困顿并没有让她变得沮丧，她依然和以前一样善良和乐观。

虽然已经入秋，但夜晚天气还有些闷热，苏挽月忙得不亦乐乎，汗珠一粒一粒从她的鼻梁上沁出来，她随手拿毛巾擦了一把，接着投身到烤饼卖饼的机械重复动作中，在夜市嘈杂拥挤的环境里，她白白嫩嫩的小脸显得很特别，甚至有些憨态可掬。

时间将近晚上九点，人流稍微少了些，她收拾好了摊位准备离开，刚走到马路旁，前方忽然快速行驶过一辆大越野车，风驰电掣地向他们所站立的非机动车行道快速行驶而来，车灯闪烁着刺眼的亮光，刚好反射到她的面门，她不由自主地晕眩了一下，脚下一滑，手里的小推车瞬间溜出了好远。

“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”推车被撞得四分五裂，越野车里匆忙走下来一个身穿黑色风衣的男人，看着她说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苏挽月看了看他的模样，他鼻梁高挺，面容俊逸，衣着低调简洁而不简单，用料十分考究，手腕上戴着一块卡地亚蓝气球手表，看起来或许不到二十五岁，属于看不出年纪的那种男人。

她摇了摇头，看着地面上四散的零钱和自己的小推车，叹了口气，准备自认倒霉收拾残局。

他敛了一下眉，掏出自己的钱包，抽出夹子里的信用卡卡片，很快速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请等我一下好吗？我身边没有带那么多现金。”

苏挽月站在一旁，脸颊因夜风的吹拂微微涨红，她摊了摊手，无所谓

地说：“算了，只是小本生意的东西，不用你赔。”

男人没有说什么，他见她准备弯腰去捡地面上的零钱，立刻拉住了她的手，说道：“我打电话找人来帮你收拾，你和我在旁边那家水吧坐一会儿，好不好？”

苏挽月想了想，很爽快地点了点头。

如果有后悔药吃，如果能够让时间倒流回那一瞬间，苏挽月保证自己当时一定会立刻拒绝，然后以她生平最快的速度逃离那个男人的身边。

假如她没有答应跟他一起去水吧，就不会得知他那么多的心事。

假如她没有得知他那么多的心事，就不会告诉他那么多她自己的秘密。

假如他们那种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的状态能够稍微控制一下，也许……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。

十七岁的苏挽月，刚刚走进大学校门，她和所有的妙龄少女一样，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，她比很多女孩都长得漂亮，有着乌黑如云的秀发、洁白细腻的皮肤、明艳亮丽的五官和玲珑有致的身材，是一个标准的美人坯子。

对苏挽月来说，和陌生男人共度一个夜晚，是她此前完全不可能想象的。

可是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她完全不记得昨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俩之间曾经说过什么，做过什么，她几乎都毫无印象，脑子里只隐隐约约记得他的手轻抚过她柔黑长发时，掌心传来的那一种小心翼翼的力量，是那样温暖而坚实。

“不要磨磨蹭蹭，快点穿衣服跟我们走。到了警局，再通知你们学校和家里人来领！”女警察喝令苏挽月去卧室穿衣服。

“警局？我不能去啊！叔叔阿姨，拜托你们听我解释一下！我真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人，也没有做过那种交易啊，昨天晚上，是一个意外……”苏挽月无力地试图再做一次辩解。让学校和父母来警察局领人？父亲苏明博会不会气死？学校老师和同学们以后会怎么看她啊？

然而男警察和女警察显然已经不打算再理她了，他们眼神里的鄙视凌厉得像刀子一样，简直让她无地自容。

苏挽月欲哭无泪，只好去浴室换衣服，她推开浴室的房门，赫然发现宽大的大理石台面上，放着一个红色丝绒的盒子，盒子口是敞开着的，洁白的天鹅绒底托上，是一枚光华璀璨的钻石戒指。

她好奇走近，看见它的形状很奇特，有一个银白色的圆形底圈，透明的钻石被切割得棱角分明，在酒店浴室极好的照明系统下，它显得那么璀璨迷离，几乎晃花了她的眼睛：这么大的钻石，这么好的工艺，是几克拉？VVS级？还是VVVS级？

就在这一瞬间，她仿佛被一种魔力吸引，不由自主地将它取出来。

她刚刚触碰到它，立刻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吸引力，整个身体被它牢牢粘住，一道异常刺目的白色炫光，如离弦之箭从那颗钻石里冲出来，光芒中心直射苏挽月的双眼，将她眼前的一切冲击得支离破碎。

耳边不断响起气流涌动的细微声响，她试着睁开眼睛察看周围的景物，却只看到一道道让人头晕目眩的光芒。紧接着，她的身体仿佛不再属于自己，跟随着那道光被卷入了一个黑暗漩涡的中心。



第一章

君系何人

“苏宛岳！你到底知罪否！”黑暗中传来一声暴喝。

她惶恐地睁开眼，眼前是纷纷扬扬满天飞散的东西，正当她还在纳闷为什么那些东西那么小、落在脸上为什么那么冰的时候，一个狠狠责问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维。

——苏宛岳？苏挽月？是在叫她吗？

她的身体渐渐恢复了知觉，却还沉浸在对无边黑暗的恐惧之中，刚刚回过神来，一抬头就看到了这位发问的大爷：他头戴一顶圆帽，脚着皂靴，一身古装锦衣打扮，白面无须，面色红润，娘娘腔，看上去油头粉面，全无男人气概，难道……他是太监不成？看这副打扮还真有七分像。

苏挽月顿时糊涂了，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是她的幻觉！第二反应是她一定在做梦！然而，她左顾右盼了半分钟，竟然发现旁边的人全部都是古装打扮，再低头打量周围，收拾一下四零八落的脑神经，她发现：自己此时此刻是趴在雪地里的，然后屁股超痛！

——啊啊啊啊啊啊，这是怎么了？

“苏宛岳！公公问你话呢！”那个铁青着脸的凶太监旁边站着一个俊俏小生，他斯斯文文的声音将苏挽月从神游天外的境界拉了回来。

苏挽月眨了眨眼，盯着那个小生看了半天，敢情他也是一副唱古装戏的打扮，一身褐色衣衫，上面绣着龙头鱼身图案，腰间佩刀上刻着一个“锦”字，这飞鱼服和绣春刀，正是明朝锦衣卫的标准装扮。

“我……”苏挽月有点茫然，她多么希望此时此刻能够突然跳出一个正常的现代人，告诉她这是一个真人COS游戏节目，然后再借个手机向电视台投诉，这个整人节目确实很过分！但是，她来看去看，好像旁边都是正儿八经的古人，不像是在演戏，除了那个凶巴巴的太监还有长相俊俏的锦衣卫，周围站着都是拿着廷杖的彪形大汉，据她目测，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

“你什么你？还不快点认罪！”俊俏小生再次出声提醒，而且幅度极大地向苏挽月使了个眼色。

真是莫名其妙，认神马罪啊？她这会儿身体很痛，脑子很乱，但凭着相信帅哥的直觉以及以前对明朝各种历史常识的积累，苏挽月只好装模作样地趴在地上挤出了几个字：“小的知罪。”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认了再说吧。

司礼太监见她肯认罪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拂袖走了。

那人刚刚走远一些，俊俏小生立刻招呼着站旁边的那些壮汉：“快，快，将她抬到房里去。”

苏挽月还没来得及挣扎，就被几个大汉手忙脚乱地往房间里抬，刚进门没多久，门外立刻“呼啦啦”地涌进了一大帮子人，简直是人头攒动，挤得房间里黑压压的一片。

房里果然还是暖和很多，不像外面冰天雪地，几乎要将人冻僵。

躺在床上，苏挽月很痛苦地发现，这个房间的帐子褥子枕头都十分具有古代气息，四方枕啦、织锦帐啦、红木花雕床啦，逼真程度与博物馆展列的文物简直不相上下，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时空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不愿意接受除了幻觉和做梦外的另外一种可能——她穿越了？

她侧头看见那俊俏小生一张脸离她奇近，这么丰神俊朗的一张脸猛地杵在眼前，苏挽月吓了一跳，“你干吗？！”

“苏总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站在俊俏小生身后的一名身形魁梧的黑衣少年满脸焦急问着。

“很痛。”苏挽月觉得别人问得白痴，自己答得也白痴。

“知道痛就好，你下次别再冲撞指挥使，否则又免不了吃一顿廷杖八十棍的苦头。”俊俏小生冷着一张脸训斥她。

苏挽月听着他的风凉话，心里忍不住一万头“草泥马”在咆哮：这是哪门子来的指挥使啊？她连指挥使是谁都不知道，哪来的冲撞啊？她可是规规矩矩的天朝良民。依照明朝律例，廷杖责罚一共八十棍，每五棍换一人，一共要十六人。看来这满屋子的人每个都有份打了自己的。苏挽月一想到这里，身体下半截更是抓心挠肝地难受，痛得面部神经都快扭曲了，却是有苦说不出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俊俏小生疑惑地问了句，然后轻描淡写地解释了句，“兄弟们都有数，掂量着气力下手的，你顶多休养个十日就可康复。”

难道还要我感谢你们啊？苏挽月简直欲哭无泪，她忽然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立刻将头抬起来问：“现在是哪一年？”

“成化二十一年。”满屋人被问得面面相觑。

“明朝成化二十一年？”她的眼睛瞪得极大，眸子黑黑亮亮，差点没从床上弹跳起来，但幸亏她此刻是趴着的，一屋子人都团团站立在周围，鲜少有人看到她面上表情。明朝成化二十一年？不是开玩笑，她是真的——穿——越——了！

原来这世界上真的存在穿越！原来那些穿越小说真的有原型的！可是，这种事情怎么就降临到她头上了呢？她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T大学生，家境不好无所谓，她从不抱怨辛苦，从不懈怠，只想努力学习毕业再找个好工作，一家人和睦平安过日子足矣。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“照顾”她，把她送来这个莫名其妙的明朝哇！

“你们是谁？”苏挽月垂头丧气地问了句。

“你问我？在下锦衣卫千户牟斌。还要不要我对你更客气点，我们重新认识一次？”面孔英俊的男人一脸疑惑地皱了皱眉头，站他后面的人也是面面相觑。

牟斌？明朝牟斌……她记得历史上的这个人是明朝弘治年间的锦衣卫指挥使，现在只是成化二十一年，他的官职没升上去，倒也符合情理。苏挽月的脑子瞬间乱得不可开交，但看样子这群人不像是开玩笑，她必须先给自己找个“安全”的身份。

“没忘没忘，只是挨打太痛，一时没想起来而已。牟斌，牟大人是吧？”苏挽月找了一个很烂的理由支吾过去。

“你脑子坏了不要紧，以后别再顶撞指挥使大人就行了。”牟斌貌似很

好对付，暂时对她并无怀疑。

“我下次决不会这么做了。”虽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，她还是顺着牟斌先前的话说了下去。指挥使可是锦衣卫的大老板，刚听那个黑汉子称呼自己“总旗”，看来这个明朝的“苏挽月”也是锦衣卫的一个小官呢，不过，她还真想不出一个小头目有什么理由去顶撞老板的老板的老板？

“总旗，你要真的明白就好了。”黑衣少年张允忽地插了一句话。

虽说那些人的表情变化极其细微，还是被苏挽月看到了：“你们怎么好像一点都不信的样子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张允面色尴尬，吞吞吐吐，欲言又止。

苏挽月见他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，说：“我一定会让你信。下次见着指挥使，保证对他毕恭毕敬。”

“你才挨了八十大板，还要去惹那个老瘟神啊?!”先前插了句话的黑衣少年听着苏挽月的话，又嚷嚷了一句。他年纪虽然不大，但声如洪钟，隔着几丈距离传到苏挽月耳朵里还有回声。

牟斌闻言，立刻沉下脸训斥道：“休得放肆。这种大逆不道的话若是让旁人传出去了，还有你的活路么？”

那名叫张允的少年被训得低下了头，语气还是有些满不在乎：“千户大人，我们自家兄弟私下说说，能有什么事？兄弟们又不会传到老瘟神……指挥使那里去。”

“你们先出去吧。”牟斌下了逐客令。

“属下告退！”虽然言出突然，但众人都不敢迟疑，一齐行礼退了下去。

那黑衣少年张允，临走的时候很不放心地盯着榻上的苏挽月，来来回回地看了好几眼，似乎很担心她的样子。

苏挽月忍不住冲他笑了笑，她对这个喜怒形于色的直爽少年很有好感，虽然她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也那么讨厌那位指挥使，但她看得出他是一个憨厚正直、偶尔有点莽撞的性情中人。

明朝成化二十一年，时令正值冬季。

外面天寒地冻，屋内因为烧着炭盆，所以格外温暖。古色古香的红木床榻附近，还有一尊金狻猊的香炉，升起一缕缕轻烟。等到所有人都离去，

牟斌上前给苏挽月盖了被子，再走过去挑旺了下屋内的炭火。

“得罪了万指挥使，看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”他走到她的床头，盯着她发问。从进门到现在，她一直都是副云里雾里、搞不清楚状况的茫然表情。牟斌觉得有些奇怪，以前那个精明干练的苏挽月，似乎被廷杖打没了，留下个只剩皮相的空壳子。

八十廷杖的威力果然不是盖的，苏挽月怎么调整姿势都觉得难受，不盖被子又觉得冷，盖被子难免会碰到伤口，她呲牙咧嘴地用肘弯支撑着身体，半仰着头说：“我也不知道……你有没有好的建议？”

她机智地把问题皮球踢回给了牟斌，她知道怎么办才怪！连现在自己是谁都没摸清楚。

“你的脾气该收敛一点了。”牟斌走到苏挽月床前，在床沿坐了下来，替她掖好被角，看她面目扭曲、娇小的身体在被子里像蚯蚓一样地缓慢蠕动，他掌心稍微用力压制住她，“别动，怎么动都会痛的，你只能忍耐一时了。”

苏挽月被他按住动弹不得，脖子也趴酸了：“忍耐多久啊？难道我要一直维持这个姿势吗？”

之前牟斌说过，他们下手都掌握好了分寸，大概十天之后她就可以下床，虽然只是短短十天，但对于苏挽月来说，可是个长得不得了的时间。她实在不明白，难道古人的医术这么差劲？小小的皮肉伤都要歇息小半个月才能下地？

“以你的功底，应该不需十日。”牟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他看向苏挽月侧着的半张脸，眼神却很温柔。

“我真有这么厉害？”苏挽月感觉到他对自己的善意，带着试探性地问他。这个明朝的“苏宛岳”究竟是谁？为什么恰好和她同名呢？她现在知道的信息太少了，完全不足以去判断她所附身的这具皮囊原本是什么样的人，而且光凭一个“明朝成化二十一年”的历史时间点，她也无法推断此时朝内朝外、锦衣卫署衙里具体是什么状况，锦衣卫与宫廷关系密切，本来就是龙潭虎穴，稍微站错队只怕就会小命不保。

“你锋芒毕露，太惹人注目，所谓树大招风，迟早累及自身。”牟斌依然面无表情，但言语没有神色那么不近人情，“谁都知道万家上下仗着万贵妃的荫蔽在朝中肆意横行，你何必如此执著？受了皮肉之苦不说，反倒更

涨了万氏的气焰威风。”

苏挽月忽然想起来，明朝成化年间皇帝在后宫专宠万贵妃一人，那时候的锦衣卫指挥使万通，可不就是万贵妃的胞弟么？这个“苏挽月”看来是个倔脾气，居然敢顶撞万通，万通是什么人？那可是正宗的国舅爷，皇亲国戚啊，人家踩死你跟踩死蚂蚁一样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个道理苏挽月还是懂的，她本人可不会吃这种眼前亏。

“你说的对，我以后做人一定低调。”苏挽月顺口回应了一句，她觉得自己渐渐有点入戏了，“谨言慎行总可以吧？”

“你能做到就好了。”牟斌轻微挑了下眉。

“千户大人，我被打成这样，为什么还没有医生来看我？”她的伤口隐隐作痛。

“医生？”牟斌目带疑惑，提高声调重复了一遍。

苏挽月马上意识到自己说了个不恰当的现代词汇，“我说的是大夫啦。”

“大夫？”这下牟斌明白了，但他眼里疑惑的神色更重了，“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幼时丧母皆因庸医开错药方，我从你十岁那年认识你，这七年时间里你从来不屑于看大夫，只把他们当做草菅人命的刽子手，你何时开始愿意让他们诊治了？”

穿帮了！苏挽月故意苦着脸说，“我都忘记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提这件事呢？我不喜欢别人提我母亲，只会惹我伤心。”

她临时撒了个谎，只觉得胸闷得很厉害，要想把假话说得跟真话一样顺溜，原来并不简单。

“抱歉。”牟斌自知理亏，“言语冒犯，本非我意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不介意的。”她被牟斌的目光盯得有些发毛，只好假装无辜地垂着眸子，睫毛眨啊眨，伪装小白兔。她用眼角偷偷瞟了他一眼，只见他皱着眉头，神情显得有些纠结，顿时长舒一口气。看来“哀兵必胜”这一招很有用！

果然，牟斌很快就转移了注意力，起身说道：“我帮你上药吧，上完药我就走。”说完要起身去拿药瓶。

“什么?!”苏挽月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眼睛瞪得巨大，他来帮她换药？要知道明朝可是个超级封建的王朝，男女拉个小手都要被责斥“行为不

端”，她伤的地方又是……怎么着也算是隐私部位吧，怎么能让牟斌说看就看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苏挽月想装晕，可晕了不更好给人下手么？

她整个人一下子僵掉了，从后脑勺到脖子到后背，都挺直成了一条线。

冷静冷静！她脑子转了几百圈，但实际用时不到五秒，终于想到一条理由委婉拒绝说：“不必这么麻烦，男女授受不亲，算了吧。”

“锦衣卫无分男女。”牟斌板着万年不变的一张扑克脸说，“何况你我相识那么久，相互上药早就习以为常。”

苏挽月顿时语塞，差点就要抓狂，这个牟斌，他脑子是进水了还是怎样？如此猥亵的行为，他竟然说得面不改色心不跳！但她面上不好发作，只得继续抗争说：“以前是以前，人总是会变的嘛，我就是忽然觉得我们以前这样做不妥……”

牟斌突然不说话了，他目光凌厉地瞪着她：“说，你究竟是谁？”

屋内被炭火烧得暖烘烘的，屋外在下雪，北方的冬天吸口气都冻鼻子，但现在让苏挽月心生寒意的不是天气，而是此时此刻的气氛。

“男女有别，你我纵然亲厚，却从未越雷池一步。”牟斌说话一字一句清晰无比，“我几时碰过你的身体？”

苏挽月一听，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就炸开了，她立刻明白自己上当了。这个牟斌，长得确实帅极了，双眉入鬓、剑目星眸、一脸正气，原本以为他只是喜怒不轻易浮于表面，情怀深藏内敛，一副颇有城府的样子，没想到他这么腹黑阴险，竟然设套子给自己钻！

她心情高度紧张，唯恐他看出破绽，却又要装得若无其事，平静地说：“那么久的事情，我哪里记得？”

“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究竟是谁？”牟斌不吃她那一套，继续追问。

他的语气让苏挽月觉得，她今天已经被识破了行藏，就算装晕装死都躲不过去了，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真相啊！此时此境，她不可能坦白对任何人解释她的来历，决没有人会相信她，或许还会将她当做怪物或外星人，送去大街上展览……她脑子转了转，立刻反问了一句话说：“我就是我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牟斌盯着她又黑又亮的眸子看了片刻，才说：“你不像你，像是变了个人。”